

怀念阮玲玉

孙瑜



1935年真是我們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幸的年头。七月十七日，我們新音乐的奠基人聶耳同志橫死在日本海濱；三月八日，中国电影默片时代最优秀、最傑出的名演員阮玲玉又在万惡的旧社会制度下自杀絕命。我和这两位艺人都有过愉快的合作，而与阮玲玉的合作更早在1929年。

阮玲玉是一个正直良善、热爱生活的艺人。她聪明美丽，豪放开朗，热爱生活里一切美好的东西，更爱电影艺术。她爱說、爱笑、謙遜、風趣。还仅在25岁的年輕时代，竟像一朵繁开的欢乐之花被狂風暴雨无情地摧毀了！

在解放后的今天，来写文章悼念阮玲玉，心头又忍不住熾烈地燃燒起对那万惡旧社会的無比憤恨。無疑地，当阮玲玉狂服安眠藥片时的心头，也会充滿了对逼迫她自杀的旧社会的憤恨，她的死，是对旧社会的抗議！

阮玲玉天才的演技，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驕傲。她从未學習过，甚至沒有听說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，但她在29部影片里創造的各种不同类型、不同性格的角色，都是真实自然而令人信服的。她能在任何規定情景中，給我們正确的內部和外部动作，在表演时，她能使自己的对手和观众信服。她的戏路寬广，飾演过少女、老妇、正派和反派角色；她富于观察生活的能力，积累了各种生活的体验和情緒的記憶。創造角色和表演时，她具有無比的真实感和信念。

导演阮玲玉拍电影，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，开拍前略加指点，她很快地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圖，一試之后，在絕大多数情况下，总是一拍成功，極少重拍。导演們在攝影場里，平常总致力于如何啟發和帮助演員創造角色和表演，但阮玲玉却在很多时候反轉过来啟發和帮助了导演，她在鏡頭前試拍出来的戏，常比导演在进入攝影場前所想像出来的戏要好得多、高明得多。当一个导演对阮玲玉具体地規定了某些机械的、不真实的形体动作时，阮玲玉并不要在鏡頭前停下来，和导演面紅耳赤地爭論一大篇，她只消满怀信心地、真挚地把她的角色在規定情景中所应有的形体动作表演出来，便能使导演心悅誠服了。作为导演之一，这就是我所可能給予任何演員的最高評價。

阮玲玉的光彩，無疑是在她加入联华公司后才得到輝煌的煥發的。在联华公司拍攝的头兩部影片“故都春夢”和“野草閑花”中，我荣幸地得以和她愉快地合作。在“故都春夢”里她飾演一个艷媚而潑辣的妓女，她和王瑞麟、林楚楚三个人的优秀演技，使得联华公司的第一炮打响了，也使得联华公司“复兴国片”的大旗得以招展。

在第二部影片，我編导的“野草閑花”中阮玲玉飾演一个木匠的卖花女兒，后来她成为大城市里的著名歌星，也就是当时上層階級心目中鄙視玩弄的“野草閑花”。阮玲玉的特出演技丰富了人物，淋漓尽致地傾瀉出了一个在大城市里被压榨、被侮辱的歌女的凄凉纏綿的身世。

我和阮玲玉第三次，也是最后的一次的合作是在1933年，拍攝我編导的“小玩意”电影。在“小玩意”里，阮玲玉飾演一个农村里制作玩具的手工业妇女；当她家破人亡，兒女失散，流落到上海后，又遭到“一二八”日帝炮火的摧殘；最后在舞場外听到了春节的鞭炮声而狂喊：“敌人又打来了！”竟被人認作是瘋子。阮玲玉的优秀演技，在这部片子里，已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成熟境界。

“小玩意”是在無錫太湖拍攝外景的。1954年夏，我在太湖疗养的时候，又忆記了当年拍攝外景时和阮玲玉观摩惠山泥人工厂的情况。她是那么虚心和气和地向惠山的手艺人請教，而后来，又在影片中那么神似地表現了她們。休息时，我們曾泛舟于五里湖中，热爱着湖山的秀色。今天，太湖回到了人民的怀抱，它显得更加美丽了，养蚕的母亲們不再为孩子们冻餓而哭泣；做泥人的少妇恢复了臉上青春的紅暈；用小竹籠捉蝦的少女，从晨霧里搖出了小船，对人幸福的一笑，又搖进了素紗輕罗般的晨霧中……这些迷人的生活小景，还可能使二十年前棄世長眠的阮玲玉看見嗎？去年，我在“从太湖忆念聶耳”一文里这样地写着：

“如果說：美丽的湖山能够幫助同志們建立和增進珍貴的友誼，它也將能够——当对方已經不在人世的时候——以它的美丽使珍貴的友誼光榮地复苏。”

我願以太湖的美丽永远忆念着我們的天才演員阮玲玉！